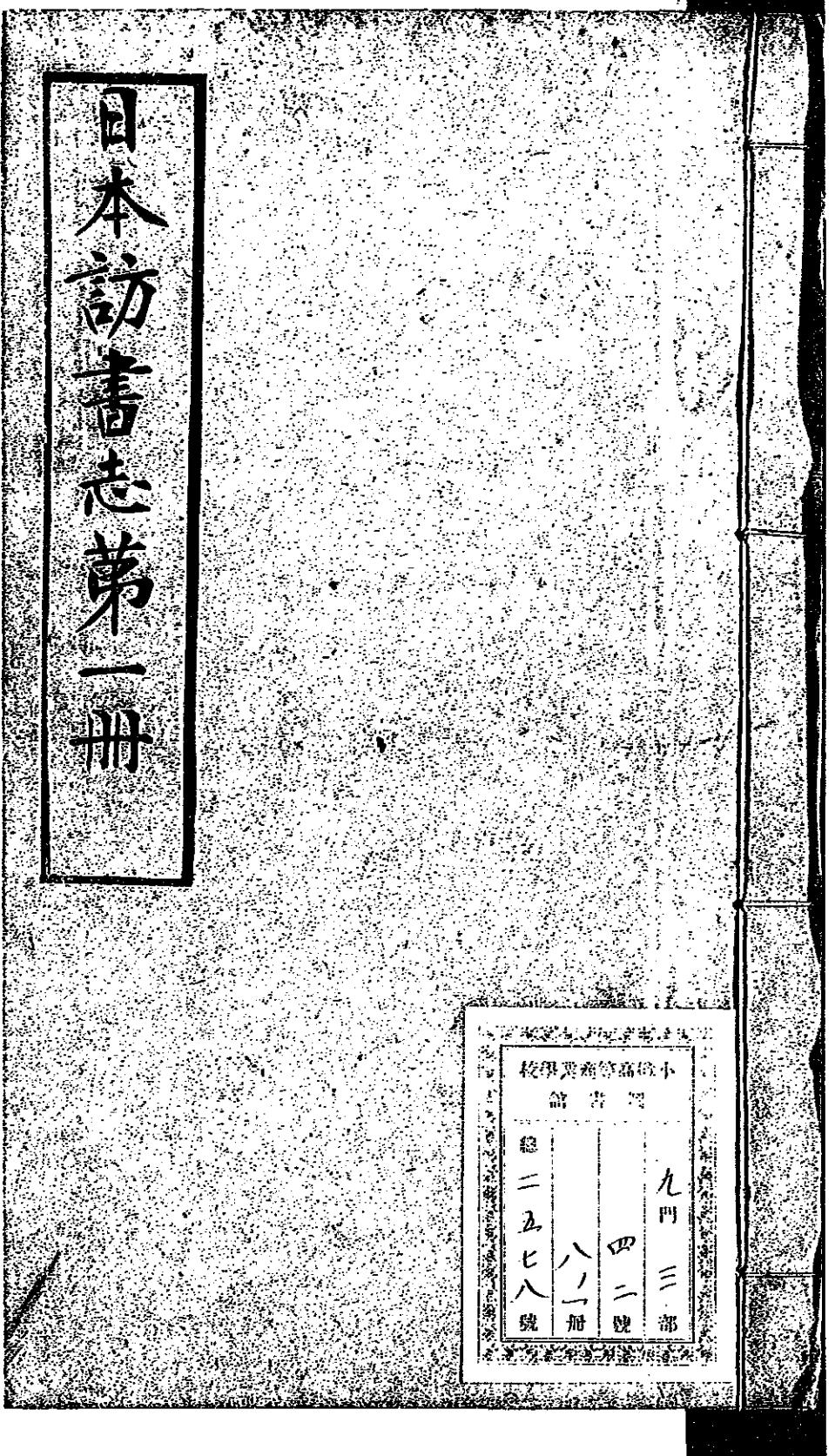


8 9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5 6 7 6 5 4 3 2 1





卷之四

〇〇

蘇

國

君

開

光緒庚辰夏自發應大浦何公使
如津之召赴日本充隨員於其
盡肆頗得舊奉旌主其國醫貢
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
錄存之會通義黎公使庶昌接
任議刻古逸叢書屬竊極力搜

訪而歲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
幣得屬有天幸行旅時携古今
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互
易於是其國著錄三書廣集于
蓬中每得一畫即以為考其原
委別依記之久之得其餘母板屏
後與同人半相考證為之提要暨
赴黃岡數宿住同好弗絕無其人此
稿遂束高閣而遠方既古之士嘗
以書來索觀其目因检舊稿塗
乙不易釋時行旅又就館省垣居者
多藏黃渤海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

並請晰者付書三錄三卷為十六

卷見聞之疏陋體例之外錯暗所
不免大其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驚
人祕存尚多未錄出者良以精力
衰頹寡助之人致斯缺憾倘天假
二年或當笄出_{子得異本盡}

告世人也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自
記於兩湖書院三東外教堂

日本訪書志緣起

余生僻陬家渺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摻羅放佚之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爲何本乃日遊市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肅然未獻之書因以諸家譜錄參互考訂凡有異同及罕見者皆數錄之夫以其所不見遂謂人之所不見此遠豕所以貽譏然亦猶有秘文墜簡經余表章而出者不

可謂非採風之一助也

日本舊有鈔本經籍訪古志七卷近時瀧江道純森立之同撰所載今頗有不可踪跡者然余之所得爲此志之所遺正復不少今不相沿襲凡非目覩者別爲待訪錄

訪古志所錄明刊本彼以爲罕見而實我國通行者如劉節之藝文類聚安國徐守銘之初學記馬

元調之元白集之類今並不載亦有彼國習見而中土今罕遇者又有彼國翻刻舊本而未西渡者

茲一一錄入

經義考每書載序跋體例最善愛日精廬藏書志遂沿之茲凡四庫未著錄者宋元以上並載序跋明本則擇有考證者載之行款匡廓亦詳於宋元而略於明本

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爲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國所未聞其見於七經孟子考文者每經不過二種實未足概彼國古籍之全

考文一書山井鼎校之於前物觀又奉勅校之於後

宜若彼國古本不復有遺漏不知考文刊於享保

中當我康熙末其時彼國好古之士亦始萌芽故

故所傳易單疏本尚書單疏本毛詩黃唐本左傳

古抄卷子本皆爲考文所未見其他遺漏何怪焉

日本古鈔本經註多有虛字阮氏校刊記疑是彼國

人妄增今通觀其鈔本乃知實沿於隋唐之遺

詳見志中所載尚書毛

陸氏釋文申詩經註鈔本猶多虛字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剷除之迹猶可

尋阮氏所見經註本大抵皆出於南宋故不信彼爲唐本

日本文事盛於延喜天平當唐之中葉厥後日尋干戈至明啟禎間德川氏秉政始偃武修文故自德川氏以前可信其無僞作之弊古文孝經固非真孔傳然亦必司馬貞劉子元所共議之本提要疑是宋以後人僞作未悉彼國情事也

日本氣候固無我江南之多霧爛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蝕何以唐人之迹存於今者不可勝計蓋其

國有力之家皆有上藏故雖屢經火災而不燬至於鈔本皆用彼國繭紙堅紲勝於布帛故歷千年而不碎

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宮學外以金澤文庫爲最古當我元明之間今日流傳宋本大半是其所遺次則養安院當明之季世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鮮古本此下則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樓爲最富雖其楓山官庫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彥瀘江道純小島尙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

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爲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濫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躋壽館目錄多紀丹波元堅撰所載今著錄家不及者不下百種今只就余收得者錄之

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燬壞古刹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儲唐經生書佛經不下萬卷卽經史古本亦多出其中今茲所錄仿舊唐書藝文志之例收諸家之爲釋氏而作者其一切經雖精妙

絕倫皆別記之

日本頗多朝鮮古刻本皆明時平秀吉之役所掠而來如姓解草堂詩箋等書余詢之朝鮮使臣並稱無傳且云秀吉之亂其國典籍爲之一空然則求朝鮮逸書者此地當得半矣

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猶憶前數年有蔡姓者載書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饒季音得南宋板呂氏讀詩記一部據云宋元槧甚多意必有祕笈孤本錯雜於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於殘牘之後不能不爲來遲恨亦不能不爲書恨也

余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尙不甚珍重及余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爭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視爲祕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俎自今以往諒不至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爲奇貨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則聞什襲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日本學者於四部皆有撰述朝事丹鉛暮懸國門頤
沿明季之風然亦有通材樸學卓然可傳者反多
未授梓人如狩谷之和名類鈔
簽丹波之醫籍考擬別爲日本著述
提要故茲皆不錄入其有采錄古書不參彼國人
論議者如醫心方和名類聚之類皆千年以上舊
籍尤爲校訂之資故變例收之至若朝鮮爲我外
藩桂苑筆耕集已見於唐志今茲亦隨類載入醫
方類聚日本有活字本亦醫籍之淵數也

皇侃論語疏羣書治要及佚存叢書久已傳於中土
此錄似勿庸贅述然皇疏有改古式之失治要有
鈔本活字二種他如古文孝經唐才子傳臣軟文
館詞林難經集註皆在佚存
叢書中彼國亦別本互出異
同疊見則亦何可略之

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
禮三人嗜好略與余等其有絕特之本此錄亦多
采之唯此三人之外余罕所晉接想必有驚人祕
笈什襲於金匱石室中者幸出以示我當隨時補
入錄中亦此邦珍重古籍之雅談也

志中急宜刊布者經部之易單疏書單疏萬卷堂之

穀梁傳十卷本之論語疏小學類之蜀本爾雅顧

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隸釋子部之台州本荀子類

書之杜臺卿玉燭寶典邵思姓解醫家之李英公

新修本草楊上善之太素經集部之文館詞林十

書使彙刻爲叢書恐不在士禮居平津館下也若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釋希麟續一切音義十

卷此小學之淵藪一部傳而漢唐文字音韻之書

皆得以見崖略顧卷佚浩繁力不能贍世之高瞻

遠矚者或亦有取於斯厥後黎公使多以
刻入古逸叢書

前人譜錄之書多尙簡要敏求記唯錄宋本 天祐

琳琅愛日精廬拜經樓藏書則兼采明本時代不

同故也而張金吾論說尤詳余之此書又詳於張

氏似頗傷繁冗然余著錄於兵燹之後又收拾於

瀛海之外則非唯其時不同且其地亦不同苟不

詳書將有疑其爲郢書燕說者且錄中之書他日

未必一一能傳則存此崖略亦好古者所樂觀也

凡習見之書不載撰人名氏其罕見之品則詳錄姓

氏間考爵里

古鈔本及翻刻本多載彼國題記其紀元名目甚繁
若必一一與中土年號比較詳註則不勝其冗今

別爲一表以便考校

光緒辛巳二月宜都楊守敬記

足利活字本七經

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著七經孟
子攷文者是書印行於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曆
年間其原係據其國古鈔本或去其注未虛字
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也
日本刻經始見正平論語及翻興國本左傳又
有五山本毛詩鄭箋其全印七經者自慶長活
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見一經即購存
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蓋活字一時印行雖

多久卽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士蘭雪堂活字本亦印於明代今日已成星鳳山井鼎當我康熙年間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國大學始有全部無怪近日之更難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仿宋本字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効之實不盡據宋本證之余所得諸古鈔本而後知參合之跡顯然且尙書禮記字體非仿宋本者卽不缺筆可以釋然矣

周易正義十四卷舊鈔本

單疏古鈔本無年月狩谷望之求古樓舊藏相傳爲弘治永祿間鈔本首周易正義序次周易正義第一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定第二卷以下並同但無定字凡標經注起止並大字居中正義則雙行小字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以大字計其文字大抵與明錢保孫所校宋本單疏合乾卦象曰至萬國咸豐錢本總在各以有君之下與十行以下分

屬各段者不同此亦總疏不分屬唯錢本所據
尙是宋刻此則爲唐鈔之遺如文言知至至之
可與幾也日本古鈔本皆有言字自唐石經以
下皆無言字此正義覆述經文有言字且前九
三疏引文言云云此本亦有言字可知正義所
據經文本有言字後人據石經並刪正義錢氏
所據單疏已刪此字不待注疏合刻矣

伊川易解六卷繫辭精義二卷

刻入古逸叢書

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譯當爲重
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
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
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
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
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
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
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

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

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

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

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

缺宋譯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宋董楷有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

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

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

本眞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

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

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

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

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

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

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

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記

古文尚書古鈔本

此古文尚書古鈔本存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未有天正第六六月吉秀圓記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以森立之訪古志照之此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三冊卽容安書院所藏其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二冊則守敬從日本市上得之相其筆迹格式的爲一書不知何時義落其中古字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載古本合其第一卷序後直接古文尚書堯典第一不別題尚書

卷第一蓋合安國序同卷與唐石經合宋以下序後
別題書卷第一五字非也今人以經典釋文覩山井
鼎之書往往不合遂類日本古鈔爲不足據不知釋
文已經宋陳鄂改亂非陸氏之舊阮文達作校刊記
亦未悟及此

尚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槩本

正義單疏本首孔維上校勘正義表後題端拱
元年三月日秦夷等上表下列勘官軒轅節胡
令問解貞吉胡迪解楨李覺袁逢吉孔維等銜
名次長孫無忌上五經正義表次尚書正義序
序下一行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勅撰勅字提行與國子平列題尚
書正義卷第一次行題孔穎達銜與前同唯達
下有等字以下每卷并有穎達銜名唯無等字

每卷後統計若干字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

字左右雙邊缺玄壻讓敬弘等諱卷三末書嘉
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約句讀了圓種每卷有金

澤文庫印又有歸源墨印原本今藏楓山官庫
是書中土久無傳本山井鼎作攷文時亦未之
見緣此書寬政閒丹波櫟窗始得殘本獻之官
官併搜索餘卷所在遂成完本余初得後藤正
齊影鈔本蓋正齊曾爲官書掌管故能使人摹
之也因念是書猶是端拱經進原本首尾完具

詢希世之珍乃從書記官巖谷修借原本用西
法照出意欲攜歸釀金重刊久不能集事正氏
又攜入都以付德化李木齋許以重刊旋聞木
齋丁艱恐此事又成虛願也或云此亦南
宋初刻本

尚書注疏二十卷

宋槧本

南宋紹熙閒三山黃唐題識稱六經疏義自京
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
本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
披繹云云故各經後皆有此跋是合疏於注自此
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後十行本板至明猶存
世多傳本此則中土久已亡唯日本山井鼎七
經孟子考文得見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顧
其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余至日本

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板收藏家余囑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四議價不成及差滿歸國道出神戶迺親乘輪車至大板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爲日本古籍有所見志在必得況此宋槧經書爲海內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遺憾幸歸裝尙有餘金迺破慳得之攜書歸時同行者方詫余獨自入大板及攜書歸舟把玩不置莫不竊笑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書凡裝十冊缺二冊鈔補亦是以原書影摹字體行款毫無移易固不害爲全書也

黃唐跋是紹熙壬子七經考文於禮記後誤爲興阮氏十三經校刊記遂謂合疏于注在南北宋之間又爲山井鼎之所誤也附訂於此此書今歸南皮張制府

尙書釋音二卷

影宋本刻入古逸叢書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叢書黎星使文增張君沈
得影寫此本議欲刻之余謂此書非得之日本
似不必彙入且此書非陸氏之舊乃宋人之書
星使駭然余乃檢崇文總目及玉海證之知爲
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以德明所
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駭異令鄂
刪定其文改從隸書故段若膺盧紹弓於釋文
中此二卷深致不滿今不能得開寶以前古本

則此不足驚人也張君意存見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今按此書不特淺改作錢庸改作鏞鳥改作島苞改作包旌改作毛鏐改作璆皆深沒陸氏原文惟頗改作陂注云舊本作頗此有唐明皇之詔故不能沒之最可笑者舜典下注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云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是陸氏於舜典全用王注不用方興傳而今本則改用方興傳而以王注閒載注中又不申明用姚改王之故而但存陸氏用王氏注於舜典題下豈非大謬

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興本同似仍用王本者其實所載音字皆方興傳與今本無二字出入且多明明與王注不照者陳鄂不學至此而以刪定通儒之書豈非千古恨事日本古文尙書古鈔本驩兜作鴻突近人謂爲

日本人僞撰以陸氏此本作驩兜爲證亦癡人說夢也

或曰子力詆此書然則不猶愈今之釋文乎曰此則當分別觀之序下訓下攝十四三篇亡盧刻本四三互倒科斗下蝦蟆不作墓堯典毳下如充反不作如充反女子下上恧反不作上而反舜典下難乃丹反不作乃但及橐駛不作橐大禹謨解不作懈禹貢雍下州名後同不作後名州同鉤般不作盤犀絅兮反不作纏武城四月始生魄然貌不作然也酒誥文王第稱穆下黃僕不作皇僕名誥度待洛反不作時洛洛誥惟七年周公攝政盧本脫周公二字君奭奔走下使人歸趨之不作趨之君陳長誅文反不作丁丈此皆勝于盧本者也若序高辛下母不見脫名字舜典四朝下四季誤四季禹貢道作導而誤音導爲言道洪範無虞馬本作亡侮此誤作悔蔡仲之命從車此誤作徒顧命車渠車輶此誤作輶是皆形近之誤或影摹失之

案此本缺慎邁等諱又多改反爲切是南宋刊
本首不題經典釋文卷幾當是單行本然改尙
書音義爲釋音皆謬又題下徐盧二本並有卷
第葉鈔本無之或以葉鈔爲是余謂大禹謨下
注云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
志七錄爲十三卷則陸氏原書載有卷第審矣
葉鈔及此本無卷第者非也

釋文條例云孔傳古文亡舜典一篇齊明帝建
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
篇云於大師頭買得上之是今之舜典傳明明
爲姚方興或云劉光伯作不詳而砍傳者亦多與他傳
不分非也附訂於此

詩外傳十卷

明沈辨之刊本

每卷題詩外傳無韓字惟卷首錢惟善序題有
韓字序後有吳都沈辨之野竹齋校彫篆書木
記首行題詩外傳卷第一次行題韓嬰二字每
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大如錢左右雙邊余以此
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小有異同而此爲優蓋毛
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謬誤者也程榮漢魏叢書
所據原本脫首卷第二葉竟以抽觴接遊女不
可求思刊之其他謬誤亦多何允中雖補此一

葉而謬誤者亦未能校正余嘗作札記視趙懷玉周宋校本似爲詳密云

按沈辨之明嘉靖閒人與文休承兄弟往來孫祠書目因其木記接錢序後遂以沈爲元人非也余謂此刻款式雖古而字體實是明嘉靖閒之格訪古志稱卽以元本重雕者亦非也此本亦得之立之首有吳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圖書記

周禮鄭氏注十二卷

南宋槧巾箱本

宋刊巾箱本周禮唯齊次風石經考文提要猶及見之近來箸錄家未之聞阮氏校勘記亦不載知傳世鮮矣其中有重言無重意故標題略之其文字往往與岳本及明刊徐氏本合注疏本皆不及也江陰繆筱瑞編修愛不釋手乃影摹一通而以原本歸之

初學記二十四卷出國游注周禮曰圃人掌國游之獸禁鄭元注云國之離宮小苑游觀處今

本周禮皆作圍游注云圍游圍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據疏說云云知賈公彥所見本已如此想宋以下板本無異同者國游圍游皆通觀上無游字不可讀而阮校本不及之附記於此

近見歸安陸氏有宋槧巾箱本周禮然彼有重言重意互注字亦非此本也

儀禮鄭注十七卷

明陳鳳梧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經注並同首題儀禮卷第一次行題漢鄭玄注三行預格題士冠禮第一皆非古式附載釋文凡釋經者卽繁注其下其釋注者則加○而附于注後所見宋槧經注本亦無此式者其士冠禮第一下引鄭目錄遂使後來刊注疏者誤認此爲注文而不標疏字按顧亭林據唐石經稱今本儀禮脫經文五條此本五條皆在唯鄉射禮上鹿

中下脫注文耳然以嚴州本校之其他注文亦多脫誤據鳳梧自序蓋以鈔本上本宜其多所遺失也是本爲符谷掖齊舊藏森立之訪古志稱其與近世所行本大有異同贊爲絕佳之本蓋亦只就閩監毛注疏本校之則此爲佳耳固不足與嚴州本徐氏本並論也然脫誤雖多取源自異其足與嚴州徐氏互證者正復不少此本箸錄家皆不及則亦未可竟廢之也陳氏自序別刊有單經本今不得見覩此可知其概矣

春秋左傳集解三十卷古鈔卷子本

初森立之爲余言日本驚人祕笈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爲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數此書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余託書記官嚴谷修訪之則云偏覓官庫中未見余深致惋惜迺以所得小島學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真譜中冀後來者續訪之立之又爲言此書不容遺失俱道是如何續藏之狀復以白巖谷忽一日來告云此書無恙余

卽欲借出一觀巖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謂貴國有如此奇書韞櫝而藏何如暇吾傳錄於西土使海內學者得覩隋唐之遺不尤貴國之光乎巖谷輒然卽徧商之掌書者借出限十日交還書至果卷子三十無一殘缺紙質堅紳蓋黃麻也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卷後有建長八年參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光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題記余乃倩書手十人至寓館窮日夜之力改爲摺本影鈔之刻期書成其中

異同之迹眞令人驚心動魄多與陸氏釋文所稱一本合眞六朝舊笈也其有釋文不載爲唐石經宋槧本所奪誤者不可殫述別詳札記今第舉一二大者如昭公廿七年傳夫鄙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今各本不疊三族二字得不謂是唐石經以下之脫文乎如莊十九年傳鬻拳可謂愛君矣注楚臣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名本楚下無臣字尙可通乎又如隱九年傳衷戎師注以過二伏兵各本過作遇山井

鼎所見興國本亦作過旁注別本作過蓋校者據此本耳而阮氏校刊記非之竊謂此一字于金也蓋祝冊引戎師超過二伏兵至後伏兵後伏兵起戎還二伏兵禦其前後伏兵擊其中祝冊反逐其後故注云前後中三處受敵袁戎師之情景如繪若初卽已遇見二伏兵戎師不鬪卽還走矣安得更隨祝冊至後伏兵處乎此得不謂宋槩以下妄改乎至如何義門所舉死而賜謚古刻多然此類不足稱說矣原本校注甚爲精密其作者作之省作才者摺之省所云摺本者卽謂宋本也此書山井鼎所未見蓋山井鼎爲足利士族足利學所藏古鈔本無左傳故考文只有興國本及活字本而無古本楓山官庫在其京師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乃從百年後得見彼國學者未見之書不可謂非厚幸乎

春秋左氏傳殘卷舊鈔卷子本

自昭公二十七年傳惠已甚起至三十二年民忘止每行字數不等凡書經傳皆不出格一字石山寺藏本癸未春日本印刷局借得欲石印余得往讀之相傳爲唐人筆書法精美紙用黃麻信奇蹟也注文腳多也字余別有詳校本今錄其最異者經文二十三十四十並作廿卅注令終陽凶子作陽凶正子也注子果宋樂祁也祁下有犁字傳乃辭小國乃作則傳以滅三

族國之良也三族二字疊文按文義則不疊非
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脫傳是瓦之罪罪下有也
晉祁勝與鄖臧通室鄖作鄖與石經合民之多
辟作僻與釋文合注母氏性不曠作不廣傳忿
類無期類作類與釋文一本合傳共子之廢其
作恭上有與字按文義有與字爲長傳聞其聲
而還無其字傳爲鄖大夫鄖作鄖上下注同與
石經合御以如臯臯作睂古字通廿九年傳塹
而死作塹注同傳能飲食之之作龍傳賜氏曰

御龍下有氏字注在哀二十四年上有事字傳
卅年有所不獲數矣數上有禮字傳吳子問於
伍員伍作五楚執政眾而乖政下有者以待字
之察也察下有之字按唐石經此行計九字是
原刊有之字亦唯君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吳則
侵楚人作子莒牟夷注在五年作在十五年

春秋左傳三十卷

舊鈔本

此本不載經文唯第三十卷載經文其分卷與唐石經同中缺北宋諱當是據北宋經傳本錄出然第三十卷仍錄經文者鈔寫時未能畫一耳亦或別有單行傳本缺第三十卷而別以經傳本補之耶凡傳文多與石經及沈中賓本合沈本之顯然訛誤者此亦不與之同而間有與諸本絕異之處則往往與山井鼎所記異本合洵爲北宋善本也莊四年以國與紀季各本無國字唯山井鼎云

足利本及宋板旁記異本有國字十六年爲宋
故也各本脫爲字唯臨川本有爲字與釋文一
本合三十年謀伐山戎也各本無伐字石經重
刻增入伐字閏二年命可知矣各本矣作也唯
足利本與此同僖三年未之絕也各本作絕之
此與石經合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上旁注成
字與文選注引合二十九字雖然鄭亡子亦有
不利焉各本無雖字此與石經合文六年辟刑
獄各本作辟獄刑此與沈本合宣十一年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注疏本脫可哉二字此與臨川
本合成二年從左右皆射之各本射作肘此與
纂圖本淳熙本合殺靈侯各本作弑此與沈本
同十三年養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養以之福
十五年向旛爲太宰與釋文沈本合宋殺大夫
山殺下無其字與沈本同十六年晉有勝矣各
本無晉字石經旁增晉字襄四年棄武羅伯困
熊各本困作因唯臨川本沈本與此同八年亦
不使一介行李各本介作个此與沈本同十二

年同姓臨於宗廟同宗臨於祖廟同族臨於禰廟三臨字各本無十四年吾今實悔過各本今作令此與沈本合使子行請於孫子各本無請字足利本旁注異本有請字石經初刻有請字夫君臣之主也按此恐誤各本臣作神十九年士子孔亦相親也各本土作二此與臨川本沈本合

二十三年非鼠何如各本作如何此誤與沈本同二十四年胡載不謀各本載作再二十五年枕尸而哭之各本無之字此與臨川本沈本同

何以至大焉各本無大字足利本旁記異本有大字臨川本有大字賦車兵徒卒各本卒作兵此誤與沈本同一十六年君與夫人各本作大夫昭三年又弱一介焉各本作个惟明監本與此同四年曰晉有三不殆各本曰上有公字此與沈本合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各本吾下有二字此與沈本同使賓諸饋于介而退各本無諸字介作个惟文選思元賦注運命論注引作介五年敝邑休殆各本作怠此與沈本合七年周

文王之法下無曰字旁添曰字八年莫保其性

宋殘本十行本保作信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楚
下無國字與岳本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恤作

宥與岳本沈本同十九年民有亂兵各本作兵

亂此與沈本同二十年鄭申各本申作甲此與

臨川沈本同古者無死各本者作若此與沈本

合二十七年工尹麋不作王尹麋定三年莊公

下急而好絜各本作潔此與石經臨川本合四

年命以康誥各本康作唐此與沈本同八年必

以而子厚各本無厚字此與淳熙本合十四年

謀救范中行氏也各本無也字此與石經合哀

元年逢猶當公而進各本猶作滑此與足利本

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無事字此與沈本

合十七年皇瑗奔晉召之此本召之上旁注宋

公二字二十四年以荆爲太子各本以上有而

字此與足利本合二十五年少畜於公宮此本

公下旁注宮字與石經初刻合其他與各本異

同參牛及筆畫小異者別詳校札記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槩本

宋嘉定丙子興國軍教授聞人模校刊未有經傳識異數十事又有校刊諸人官銜及聞人模跋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不附釋音藏楓山官庫蓋卽毛居正六經正誤所稱興國本余以正誤所引十三條對校一一相合又以山井鼎考文照之則彼所稱足利宋本者亦無二不合而山井鼎不言是興國本者以所見本無末題識數葉耳按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稱興國本爲

于氏所刊此本並無于氏之名又稱于氏本每數葉後附釋音此本無釋音又稱于氏本有圈點句讀併點註文此本無句讀則非于氏本無疑蓋興國舊板始于紹興鄭仲熊只有五經聞

人重刊左傳並修他板亦只五經人跋

詳見聞

至于

氏始增刻九經其五經經注文字雖仍舊本而增刻釋文句讀故同爲興國本而實非一本也

大抵南宋之初諸道所刊經傳尙不附釋音至南宋末則無不附釋音者

岳氏既稱

前輩以興國于氏本爲最善而又議于氏經注

有遺脫余嘗通校此本則經注並無遺脫或于

氏重刊此書失于檢照而有遺脫耶

于氏增釋音句讀已

非以原書覆板重寫時偶無改其行款故有遺脫之弊

且嘗以岳本互勘

皆此本爲勝如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謚杜注義門所見宋殘本合

皆未死而賜謚此本無未字與何

岳本有未字非也

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記

所載宋本亦均不及之然則今世所存宋本左

傳無有善於此者

別詳札記

余在日本會勸星使黎

公刻之以費不足而止竊羨聞人以校官慾愚

當事者既刻此書又修五經板余亦校官攜此

書歸來數年口焦脣乾卒無應之者古今人不
相及讀聞人跋彌滋愧已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覆宋本

右日本古時覆宋刻左傳集解不附釋音每半
葉八行行十七字森立之訪古志載此書云是
依蜀大字本重刊者與李鵠本爾雅同種其刻
當在應永以前然則此本雖非宋刻而覆板時
亦在宋代故傳本亦絕希也唯立之云是覆北
宋蜀本余親質之則以字體類爾雅又以不附
釋音故余覆校之慎字缺筆知其決非北宋本
其後借得楓山官庫所藏興國本行款匡廓字

體皆與此本同略校數冊文字亦無異乃知此本卽覆興國本特所據祖本失載考異聞跋耳

森立之未見楓山官庫本故不知此本原于興國

余乃影摹刻補于此

本後使後之讀者得所指名按岳氏言哀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諸本多無也字興國本有也字今此本無也字而此事克三字占四格此明爲重刊時去之後來于氏重刊又依鄭氏舊本增入也字又岳氏云僖二年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原本無若將二字此本擠入故八字只占六格與後考異亦不相應未知此爲聞人校刊時改刊抑日本重刊時改刊也惜當日未以聞人原本校及此余從森立之得此書立

之自有跋在篋蓋裏面稱此書爲市野光彥舊藏後歸瀘江道純是二人皆日本舊藏家今書每冊首尙有二人印記冊尾市野光彥亦有跋又稱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並得之以一部與章君碩卿又按山井鼎云慶長活字板原于此本余嘗互校之亦有異同

春秋集傳釋義十二卷

元槩本有圖

元俞舉撰首吳澂序真書雜以篆書亦頗有致
次引用諸家名氏次凡例凡例後有至元後戊
寅日新堂乘行木記次程朱說春秋綱領次自
序次三傳序次程傳序次胡傳序首題春秋集
傳釋義大成卷之一次行題後學新安余皋述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行二十七字四
周雙邊中縫雙墨蓋雕鏤精雅錢氏敏求記稱
爲元槩之至佳者信然俞氏所據經傳文皆宋
佳本往往與唐石經合

穀梁

春秋穀梁傳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宋刊本 刻入古逸叢書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經本今聞於世者曰周禮
曰公羊曰穀梁僅康熙間長洲何煌見之
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爲希世之珍此本首
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
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爲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
重訂者故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入
然則此爲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原本

舊爲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閒狩谷望之

使人影摹之纖毫畢肖展轉歸向山黃村余初

來日本時卽從黃村求得之懲惡星使何公重

繙以傳會瓜代不果暨新任星使黎公乃以付

之梓人踰年而後成按穀梁所據之經不必悉

與左氏公羊合而分經附傳之例亦與二傳差

互至范氏之解則傳習愈希除注疏刊本外絕

尅證驗卽明知有脫誤亦苦於無徵不信然則

此本之不絕如綫誠爲瓊寶今以唐石經證經

得日本古鈔經注本首題監本春秋穀梁傳多與十行本經注合

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佐之以宋監本余

注疏本證集

解以陸氏釋文佐之又自宋以來所傳經注本

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

就之至毛本則割截尤甚此本後有仁仲自記

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猶有漢

唐經師家法今單行釋文俱在此本旣悉與之

合故於注疏所附亦一一訂正焉光緒癸未

秋九月記